

花言俏语

在笑的世界里,谁都不该被排除在外

《喜剧之王单口季》《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和《喜人奇妙夜》几乎同步开播,尽管这三个节目,前两个的主题是脱口秀,另一个的主题是喜剧小品,但观众还是把三个节目拉在一起进行评价。尽管有各种争议,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这三个节目有一个非常大的成就,那就是肯定并且正视了女人的幽默感,甚至在这个方向努力进行挖掘。

脱口秀这边,有杨笠、颜怡颜悦、步惊云、黄大妈、菜菜、漆漆、唐香玉、小鹿、山河、于贞、赵晓卉,固定嘉宾里,有陈鲁豫和张雨绮。《喜人奇妙夜》那边,有金靖、朱美吉、郭甲醛、孔令美、于莎莎、王男、李逗逗,女演员成为喜剧节目的重要力量,并且提供了无数名场面,和无数金句,一些女演员因此成名,在口碑和商业等等层面获得成功。

女性的幽默感为什么这么重要?女性有没有地方施展自己的幽默感,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关于女人的幽默感,始终存在一种成见,一个固有的观念是,男性天生比女性富有幽默感,因为幽默感是一项社交工具,而男人社交的机会远远多于女性。

但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阿兰·赖斯设计的一项试验,却打破了这个刻板的印象。

他们让10个男人和10个女人看70部幽默卡通,然后让他们为这些卡通打分,同时用仪器检验大脑的活跃程度。结果发现,男女两性的大脑对幽默的反应大致相同,而且,女人大脑对外来刺激的反应更加活跃。就是说,女人其实比男人更懂幽默,也更愿意表现出她们的喜悦。

那女性的幽默感又为什么会被忽视,甚至被否认?因为它被附加了另外的一些因素。美国学者埃里克·布雷斯勒的另一个试验里,分别给参加试验的男性和女性看一些异性的照片和资料,结果表明,同样的相貌水准下,女性很愿意选择那些看起来喜眉笑眼、生动活泼,并在自我介绍里加上了“有幽默感”字样的男性,而男性无一例外,选择了那些看起来不苟言笑的女人,回避了那些被标注为“有幽默感”的女性,哪怕她们更美丽。

布雷斯勒最后得出结论:“幽默感确实能增加人们相互间成为伴侣的可能,但这种效能往往只是相对于男人而言。”

所以,女性社交指南里,从不要要求女性培养幽默感,甚至要“控制幽默感”,控制到什么地步呢?蔡澜这么说:“有幽默感的女人,不是会说笑话的女人。是听了男人讲话时,笑得出的女人。”

人。”嗯,女人的幽默感表达,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

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拥有幽默感的男性,为什么会增加他们的魅力指数,女性的幽默感,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劣势?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教授萨姆·舒斯特指出,男性的幽默感,其实是攻击性的一种表现,男性体内的睾丸激素,是这种攻击性的源泉,而幽默感,是掩饰这种攻击性的道具,显然,幽默感成为男性气概的另一种表达。

对,攻击性。所以,脱口秀节目里的女演员,都被视为富有攻击性的人物。但是从攻击性被如此理解来看,心理学意义上的攻击性,并不是它字面上的意思,至少不是出手打人或者出手攻击他人的意思,而是在人际互动中采取主动,展示自己的主体性的意思。脱口秀节目显然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什么,什么是攻击性。

实际上,不论对男女,幽默感都十分重要。首先,幽默感是建立在健全人格的基础上,一个人要想幽默起来,首先得能接受自己,也懂得接受别人,能接受生活中好的部分,却也能坦然面对生活的缺陷,才能幽默得起来。幽默感,是健全人格的映射。

其次,幽默感是一种智慧和后天修养的表

现,包含了一个人性格里的豁达和自信,也显示着一个人对新事物的接纳,要知道,很多笑点,都是很有时效性的,比服装的流行速度还要快,只有对新事物保持从不间断好奇心的人,才能领会这种幽默。再者,幽默感是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里最好的润滑剂,能迅速帮助自己和别人建立起一种亲的联系。你瞧,幽默感,基本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最直接呈现。

能够受到欢迎的娱乐节目,多少是有一些社会心理支撑的。两档脱口秀节目和《喜人奇妙夜》破除了能够让人大笑的人就是丑星的刻板印象(陈鲁豫也在登台说脱口秀的时候,特意提到这点),并且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攻击性是什么以及攻击性该如何展示。在笑的世界里,没有谁应该是被排除在外的。

韩松落
作家

早闻狄声

来自他乡的镜子

教室里,小学生们正忙于与课业资料“战斗”,有人摇头晃脑,有人专心致志。而当镜头对准补习班墙上的标语,英文警句醒目:我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我来这里是要成为优秀的人。

这是《他乡的童年》第二季中,发生在新加坡的教育碎片。无论是价格飙升的学区房,还是“牛娃”频繁参加竞赛考试的风潮,或是层层分流的升学机制,许多沉重的情境,让人有熟悉的共鸣。在这个奉行精英主义的国度里,“怕输”成为流淌在人们血液里的基因,教育也变为一个更值得思考的话题:社会需要那么多的精英吗?什么样的成功才算是成功?

而当纪录片走到德国、新西兰等不同的国度,更多的观察在展开。在德国,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学生在学习音乐时更在乎“听”而非单纯的“练”。在新西兰,“玩”是孩子们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充分玩闹,可以在特别设计的操场上尽情挥洒想象力。有些看来让人心惊肉跳的玩法,在校方看来倒是平常:如果一直由父母决定是否安全,孩子怎么学会保护自己?

当然,如果只是展示符合观众想象的“他乡”,纪录片一定不能成为触发教育思考的镜子。连续两季,《他乡的童年》始终保持着中立、平和的观察态度。比如在泰国篇,陪读的父母们将希望寄托于转变赛道,然而背井离乡之后,他们终于发现,如果自己不能放下“我执”,再松弛的环境,依然会有焦灼的轨道。又比如在通篇谈“卷”的新加坡篇,周轶君最后走进了让普通孩子和罹患疾病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学习的幼儿园,在那里,轮椅会被设计成可爱的模样,让需要它的孩子感觉不到自己的“特殊”——谁说在一个“怕输”的国度里,教育只能有一种模样呢?新西兰篇介绍的“疯狂的玩法”背后,有每个孩子配备的保险,有老师与家长的共识。当地校长谈到,以前他所在的学校对孩子也有很多安全限制,可受伤依然不可避免;鼓励孩子们尽情玩耍后,他们反而懂得了自我保护,学习效率 and 专注力大大提升。

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他乡未必完美,但差异就像镜子,照见我们的童年里缺失或相似的那部分。千人千面,你可以选择书山题海的奋斗,也可以选择实践中的成长;你可以小心地保护,也可以冷静地观察。漫长的教育之路,意味着没有一劳永逸的解法,只有不断的取舍和反复的权衡;学会以他人照见自己、接纳不确定性,才有可能让童年不局限于一种可能。



钱德勒
媒体人

常原秋
媒体人

钱眼识人

广州的荔枝

夏天过去了,就在收尾的时候被我逮到一部好电影,就是小成本的文艺片《人海同游》,无论主演还是导演都是名不见经传。电影可以借马伯庸的小说名又叫《广州的荔枝》,荔枝即荔枝。女主角是一个有严重分离焦虑的女孩,电影开始她跟未婚夫以及他的大家庭在荔枝林里采摘,因为被忽略就很不高兴,觉得被丢下了。而她本身就是一个弃女,亲生父亲是中国香港人,80年代末在广州开水果园,这位有妇之夫让自己的会计怀了女主角,1998年回港,跟发妻和儿子在一起,再也没有来羊城。故事的主线是女主角决定去香港寻回父亲参加婚礼,不让母亲感觉丢人。就在出发的前夕,暴风雨下的荔枝疯狂摇晃,几欲被扯断,这就女主角的内心写照。

实际上故事还藏着另一条隐线,她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已经被“抛弃”过一次,在读书时喜欢一个非法卖打口碟的男孩,警察来了,男孩逃到香港,丢下一句再见面时你把这张碟还

我。所以女主起念去香港,体面的理由是找父亲,但她是翻出这张打口碟时想起初恋。到了香港,她循例去找了,但行动力并不强烈,在第一次未果时她约了初恋,并且有一夜缠绵。结尾,她循例见了父亲,沉默无语,电影就此打住,女主的主线任务其实完成,父亲是否参加婚礼并不重要,她已习惯他的缺席。所以电影其实是两头的亲情片,夹心是一个女性成长和救赎的爱情片,母亲在电话里说台风要来了,从这个节点开始就意味着隐藏的故事拉开序幕。

在哪里迷失就在哪里得到救赎。父亲开果园,生意失败,狼狈回港;电影开头她也失意于一片果林,暗示她与未婚夫的距离感。初恋是人类学家,留给她的碟片是热带雨林的封套,并且真的去雨林生活。最后,电影让两人在雨林寻找神物的梦境来暗示他们的缠绵:泥泞、潮热、喘息、光线迷幻……还有一点更有意思的,父亲曾经留给母亲一封信,写到自己的想法,而初恋也爱写日记,电影都用男性旁白的

形式来展示这两个“逃离者”的心路。所以,女主对初恋也投射了对父亲的复杂情结,得不到永远的在骚动、期待。

电影的台词把顾左右而言他,旁敲侧击的妙处发挥出来。女主是银行的催债员,这个职业简直是对父亲的讽刺,她跟同事抱怨一个客户的人间蒸发,对方说哪有真正的人间蒸发,其实这段就是在说父女关系,不是找不到人而是不想找,在逃避。所有这些像雨林生长出来的枝蔓都被我觉得高级的视听语言收纳起来,不仔细看是容易放过去的。最喜欢的是这样一幕,台风将至,港岛海面浪潮汹涌,有一个镜头是将海浪与轮渡的乘客叠在一起,扣了“人海同游”的片名。轮渡就是在地点之间横摆,就像女主、父亲还有初恋在广州、香港双城之间的生活轨迹,为生存,也为情感。

情人看剑

多少恋爱老梗可以重来

暑期档刚过,于适主演的电影《欢迎来到我身边》便在流媒体上线,看来在院线无心恋战,迅速进入下一站网络播映。今年已经公映的这些爱情电影,难见爆款,票房榜前十名里没有一部,包括这部和许光汉主演的《错过你的那些年》,票房均在五千万左右,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谈情说爱似乎成了生活的非必需消费品。

但《错过你的那些年》与《欢迎来到我身边》仍是近期爱情片中的可圈可点之作。一个玩绝症梗,一个玩失忆梗,这也无可厚非,常见套路已经根深蒂固地渗透于这类故事,直至成为内核与主线,倘若连根拔起清除干净,一部爱情片相当于被抽掉虾线,皮肉溃散,说服力大打折扣。当然,许光汉那张深情的脸足以提供说服力,包括杀入爱情电影的于适,也是影

片宣传时的最大卖点。

老梗未必没有新的讲法。比如《错过你的那些年》,讲的是“十八年后,追随她的旅程”。与其说是寻找逝去的恋人,不如说是寻找自己,电影因此有了成长片的意味。绝症梗的意义,不仅仅是所爱之人中途人间蒸发,更是这群青春同路人的先行者为后来者留下种种启示。放天灯许愿时,女孩目标明确,希望她的旅行一直继续下去,而晚熟的男孩则希望能找到梦想,然后才是梦想成真——他们本来就不在同一起点和频道,以致男主角要花十八年时间才能追上女孩的步伐,以及跟青春道别。当年他们路过《蓝色大门》《最好的时光》电影海报时,当男主角后来置身电影《情书》里的雪国世界大呼“你好吗”时,这部2024年的爱情片所呈现的,就不仅是流行文化元素与老套桥段的堆积,而是一代文艺青年历历可见的心灵断代史。

《欢迎来到我身边》则是另一种讲法的“我的失忆男友”。于适饰演的男主角一开始因遭电击落下病根,看见任何黄颜色的物体,眼前都会出现一群鸭子,这样的设定实在有趣,故事以男主角的第一视角来开启,因此带有奇幻与轻喜剧色彩。幻视幻听症状背后,其实是一

场失恋带来的心理应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于是男女主角重新相遇相恋。失忆梗直到后来剧情反转才明晰,可惜的是,奇幻设定的美丽气球一旦被戳破,电影就滑向了双向奔赴的无趣现实,一个疯子终于被拉回正常人间。不如再大胆往前一步吧,如果两人在一个疯癫臆想的世界里重启人生,谁说这样的陪伴不会更有勇气和浪漫呢。

为什么不爱了?社会学家伊娃·易洛生在《爱的终结》里追问,“许多人的约会跟逛街没什么两样,他们不过是在一个全球市场上当吹毛求疵的消费者,挑挑拣拣着廉价的商品”,感情与商品一样成为快消品,“这是对我们的终极商品化。”而在近年出炉的一些“年轻人恋爱观报告”里,恋爱欲望逐渐降低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到底是好看的爱情片少了,还是我们已对爱情不再抱有期待?爱情片遇冷也是某种信号,需要回暖的不仅是市场,也是我们自己。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长风新
媒体人